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卷第二十三　　史部

漢書七

陳勝項籍傳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按當作項聲它者魏豹之步兵將也曹參傳有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之之文在入彭城前與灌嬰傳擊項羽龍且項它軍定陶破之是一事嬰傳復有虜柱國項它之文在項羽解而東之後是楚亦有項它也

馬童面之按列子天瑞篇子貢逆林類於壠端面之此又正視也樹案詳見夏侯嬰面雍樹馳條

褚少孫附賈生之論於陳涉世家而班氏遂取以爲贊與史遷項籍贊語聯綴而合之亦憒憒於文事矣

張耳陳餘傳南有五領之戍按裴氏鄧氏說四領同但裴云揭陽而鄧云九眞之都龐爲殊灈酈注水經都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卽都龐之嶠也五領之第三領按此在今湖南永州府永明縣其說較裴鄧近之

要之置厠劉攽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諸次中故云置厠

魏豹田儋韓信傳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按自臨濟至東阿乃西走耳東字衍齊次風曰按後書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此魏咎所都張守節解史記指齊州臨濟非是按如齊說則有東字爲是

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何以有以絕句余舊亦同何讀今思有以猶言能如是耳屬下讀固不當拘史

記之文樹按此有以下疑脫矣夫二字何讀雖絕似非了義

韓彭英盧吳傳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劉賈父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賛曰著於令甲而稱忠按著令原父仲馮皆有說然皆非了義馮野王傳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會子固陳書目錄序恐不足定著戰國策趙燕曰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樹按今汲古本作甲令與師古注義亦通

荆燕吳傳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按陸機五等論皇祖夷於黔徒善注皇祖高祖也蓋指賈敗於黥布為布所殺漢書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金史蔡珪傳珪作中都

兩燕王墓辨一爲高祖子劉建葬一爲燕康王劉嘉葬
走富陵師古曰縣名按此當如杜注左傳言晉地以實之此
亦當以唐地實之耳
按高紀荆分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文穎曰東陽今下
邳也韓信舊都賈仍之耶史記年表賈都吳故鄣公策黔布
曰東取吳王濞當仍賈之故都
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句亭林曰按地理志肥如
屬遼西不屬燕武帝元朔元年匈奴入遼西殺大守諸侯王
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
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屬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
也

遂定國立於文帝十二年至武帝元朔中當是四十二年表云二十四年誤也

條侯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下云至淮陽舊作雒陽今從宋景文校改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劉貢父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曰吾據滎陽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敘在雒陽下宋景文曰雒陽浙本作淮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固善疑顧未見景文所見浙本耳然則雖貢可妄下乎條侯出武關故先至雒陽而後至滎陽游俠傳云劇孟雒陽人然則劉謂得孟滎陽者謬也下文至雒陽二字乃淮字之誤以史記參考可見若雒陽不得云東壁昌邑也至淮陽亦會兵滎陽後稍引而東淮陽今陳州吳方攻梁梁今歸德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宋景文曰此注中言卿浙本幷作釋樹拔周勃傳宦者令張釋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作釋未知孰是然則景文所見浙本已異底本矣又按高后紀八年封謁者張釋卿為列侯陽夏公謂偉誤作危顏遂以重爲罪累按史記作偉

楚元王傳楚都彭城據韋賢傳及地理志高紀云黥布渡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蓋事後仍都居彭城

服虔曰白生奄里人按奄里疑卽奄中

爲穆生設醴師古曰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何云醴在周禮六飲中黍粥也與酒異不用麴也按旣云醴酒則卽以五齊之醴齊當之與康成如今甜酒亦合是內則或以酏爲醴豈得以重醴之清糟概以釀麴爲之乎甜說文玉

篇有解曰美也檢禮疏作恄亦猶漢書劉向跆我來辨也

破棘壁至昌邑南何本以至昌邑絕句按吳王濞傳條侯遂堅壁昌邑南且吳楚是時方向西北而爭不得云南與漢將遇也

辟疆別本提行後書儒林傳劉昆梁孝王之裔少習容禮受施氏易于軼傳業爲宗正卒宮遂世掌宗正與辟疆之後同

得踰冬減死論以今法推之如說是也夏侯勝傳云繫再更冬則非至春卽得減死也

周大大祭伯出犇於魯張晏曰穀梁曰奔劉貢父曰穀梁不謂祭伯爲奔也按奔者公羊之文張固誤劉亦失考

晝冥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公羊曰晦冥也不惟僖十五

年一事

雨木冰公穀皆曰雨而木冰也蓋雨著木成冰謂之木兵甲冑樹按五行傳謂之木介即甲冑也小顏云今俗呼爲間樹按間樹未詳其解

世頌按高帝紀班氏贊引高祖之頌即世頌中語耶

二妃不從按禮記或本作二亦有作三妃者鄭康成因飾成其義皇甫謐造帝王世紀遂有癸比之名矣背明燭光見山海經豈足爲据

宗族磐互師古曰互或作氐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按氐與牙異義

歆字子駿按儒林傳云太中大夫劉公子疑亦歆字

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疑先師屬下

傳聞民間有桓公貫公庸生桓作柏疑沿宋本避廟諱耳北本作桓是

季布欒布田叔傳至酉邸一月見罷師古曰旣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劉貢父曰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而罷也按顏注是劉說非

高五王傳趙幽王歌自快中野史記作決甯早自賊史記作財又棄國自快劉原父曰棄國當屬上句樹按國與直韻財與之仇韻詩皇皇者華于月之交楚詞天問惜往日卽下朱盧侯田歌亦以疏韻之皆可證史記與劉說是漢書誤也

遂燒殺德悍顏意蓋以表但云横不稱姓則建德乃二名非姓建也於此當云燒殺建德悍疑脫建字

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兩

皇字疑幷當作王

蕭何曹參傳文無害按宣帝詔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又按宋司馬文正與王介甫書云鄭文終立書過之史未詳出處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劉貢父曰此句先題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按以下句迺字觀之則何因事辨乃由縣主吏掾給郡卒史故御史欲入言徵之不如劉說

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爲酇侯按漢初婦人封侯凡四楚頭王后封陰安侯樊噲妻呂嬃封臨光侯奚涓母封重平侯重平見功臣表臨光見噲傳陰安見文帝紀如湻以爲見王子侯

表今不見

張陳王周傳後五日平明戹因怪之五日平明按兩平字之字宋汪本俱無

今有事急史記及別本俱作今事有急

全社稷定劉氏後何云安漢以氏字爲讀

擊章邯車騎殿何云似擊章邯車騎還特勃爲殿又劉仲馮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按仲馮之說本之孫檢詳史記集解中

斬豨丞相程縱按丞相上當從史記增得豨二字樹按酈商傳云得代丞相程縱

國絕一年弟亞父復爲侯何云汪本無弟字一年下有文帝

乃擇勃子賢者河內太守十二字宋本與此本同樹按下居三歲云云

史文騎出與灌嬰傳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同

許負史記索隱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鳴雌亭侯

遡封為條侯師古曰地理志作蓚字其音同耳何校作修按地理志作修市

臣佖校定氾并作圮從土作頤音劉貢父曰若本實作圮則應劭無緣解作氾亦自為頤音而釋為橋也然則圮字從水亦未為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何云貢父語本宋景文所述胡周父之論監本兩載之觀小顏主服說而仍云下邳之水則張氏遂定為圮亦未為符範按小顏云水之在下邳者非氾非沂定從服作圮而以應文之解為非豈釋為下邳之

水平且史記徐野民已作圯

樊酈滕灌傳靳周傳賜上聞爵史記作間如淳曰間或作閒下引呂氏春秋云云按如引呂覽證上間非必證或本之上聞也與張晏異解葢此等本無可以得其義如淳據兩存之耳

噲高后時用事顓權監本無噲字按孝惠時噲已死此字疑衍

漢王急常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安溪云注中諸說皆未然似謂令兩兒擁面而抱已如擁樹然則已便於御桒按襄十八年傳晉州綽獲殖綽云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內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按自後縛之爲面縛

則小顏之解面爲背不誤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似亦以面爲背蓋其僕在後而髡與之且行且語耳若是面之則云謂其僕曰矣又吳志駱統傳面而不顧僖六年許男面縛銜璧注縛手唯見其面樹案注誤面縛猶云背縛耳今人猶有此語

闕所奪邑五百戶闕字未審別本作賜劉仲馮曰言賜所奪邑則嬰嘗有過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

張周趙任申屠傳高帝欲廢太子昌廷爭之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別本及史記俱作然臣期期知其不可劉貢父曰期讀如目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期按民勞詩汔可小康鄭箋曰汔幾也正義以幾爲近引漢書期不奉詔以期爲近

申屠嘉按後書百官志司徒下注引應劭曰有云申屠須責鄧通須非必字誤或嘉字須耳

酈陸朱劉叔孫傳人皆謂之狂生何云子遊以生字屬下句樹按子遊未詳記考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按如說是若代郡則相去遠於楚漢之爭非要地也古今地名數有更易焉知壺關之不嘗為飛狐乎樹按此條疑爲先生正何氏之說何有一條今具讀書記中先生亦錄於此說左方今不重錄

平原君母死據別本及史記此下脫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九字按別本或從史記增漢書或以賀字絕句樹按從史記文句乃足

閎籍孺師古注云二人名孺剩籍字按籍閎其姓孺者幼艾之孺子非名也

敬脫輓輅按顧亭林唐韻正十九鐸路字云去聲則音路引

蘇林此音然按顏注則正以蘇孟音同不讀路也輅自有路

音耳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按高誘注解淮南序云以父諱長故其

所著諸長字皆曰修

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按高誘序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

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孝無采惡太子寔不病自言按言下史記有病字此疑脫

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按蘇武號爲祭酒後書班超傳一

坐所尊則先祭酒此處注合應劭爲一解則得之應義不完

充郎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

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按名别本作召宋本作名何本改召愿謂此移書逮諸名在充所舉劾者使移門衛禁止其出入耳改召非也移劾見嚴延年張晏注及韓延壽傳

太白高而芒光又角角星茀於河鼓何以又角屬上句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按殺讀弑荀子王制修憲命審詩商楊倞注詩商當爲誅賞余以此贊誅字疑當世讀或近知故與上文音協耳其平側可協顧亭林云古韻不别四聲也

萬石衛直周張傳爲流民法謂民流亡則罪吏也下以君不繩責長吏卽不能舉其法

据表德之免太常在太初三年至征和二年太子以巫蠱死

而武五子傳言太子之矯制發兵實少傅石德道之劉屈氂傳云長安男子景建從莽通獲少傅石德封侯而當時隨太子發兵反者法族討石氏於此當種誅矣而漢書僅襲史記之舊疎矣

劍人之所施易按論語君子不施其親當與此施易同當從如淳顏解非

朝奏事如職所奏何云奏汪本作奉監本奏作奉爲優左傳奉已而已愚謂作奏爲優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按此言於朝廷內見有人毀不疑非云大朝覲時也顏解非

文三王傳都晉陽如故劉貢父曰如故爲太原王時都晉陽

不遷都也余謂以賈誼傳參考則顏注爲審謂初分代爲二
國至此復并太原於代如故耳
賈誼傳史記索隱誼爲太傅是吳芮之元孫差襲長沙王之
時
見細德之險微按厚齋据顏注謂微當作徵見險徵而舉去
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問於子服按史記作請問於服顏注鑿
植遺腹朝委裘亭林以爲必古有是語按呂覽察賢篇云堯
容若委裘以言少事也然此似言靈衣耳
共王王梁按趙王恢先立爲梁王梁孝王武子買亦謚共元
王之子從弟楚王郢客也從弟之子楚王戊也以文帝六年

嗣惠王帝兄謂況子誤猶子彊嘗論及之以爲惠王當哀王之譌今之王斥文王則耳則以三年嗣立又疑惠王之下脫諸子等字故下云親者或無分地也後分齊爲六國盡分王惠王子六人正以生此言耳頃檢何校本亦云惠王二字誤而引惠王下有之子二字按齊悼惠王肥諸子於文帝爲兄子最親而楚王戊齊王則視之皆遞疏矣又按當時文帝三年濟北王興居以逆亂自殺明年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侯據王子侯表如管如氏營邱營平等皆有其地此云無分地言其褊小不足備屏藩耳樹按此據文紀及本傳誼死後分立諸王又一時事也

絲屨編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屨緣按別本如作加條或作絛周禮屨人鄭注舄屨有繶有絇有純者飾也賈疏繶是

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絇謂屨頭以條爲鼻純謂以條爲口緣也唐時褾領飾以織成如天子服袞冕其衣褾領有織成升龍是也如郊特牲所云繡黼毛詩朱襮而車馬衮似要襻之一類耳

內之閑中王莽傳云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閑

古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按管子立政篇服制有云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

慈子者利按此當如仲馮之解顏注誤也

行者雖死而不相爲別本者作有按如蘇解當作有字屬下新者者下有有字

顏曰謔言可爲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按此自史家之

疎耳豈有文列其五而取其三乎眞希元文章正宗分五大
息者得之而小顏云三循其跡耳
梁王勝墜馬死表云梁懷王以文帝二年二月乙卯立立十
年薨按文紀十年六月梁王揖薨則立九年耳表誤
爰盎鼂錯傳郎署長布席郎署長如馮唐爲郎中署長
絲能日飲亡何何云亡何猶言亡問對上刻治句範疑何亦
讀苛與史同樹按衛綰傳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漢時有此語
復爲一城其內按何以其內絕句如何讀疑衍一字
張馮汲鄭傳甚矣汲黯之戇也按高紀及周勃傳贊小顏云
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
黯爲左內史在元朔五年元狩三年免

今病力按今病絕句力字屬下

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入多逋負按當以任人絕句賓客七字爲句

賈鄒枚路傳還舟青陽按史記始皇紀荆王獻青陽以西注引此傳蘇林注青陽長沙縣是也然小顏不列蘇說蓋疑之

輒湛七族何云宋本汪本有荆字監本及此無以注尋之是也不必以史記增補但明屬脫文顏云未定何人亦非按注此說云疑當作此云輒樹按今刊本讀書記去明屬脫文二句

賓田灌韓傳已然諾按荀子王霸篇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楊倞注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娉鄗小縣晉音拆娉之娉余疑鐞之譌然索隱引此已作娉

北發月氏可得而臣北發小顏解從臣瓚注然晉灼解是劉

原父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又按公孫宏傳制策云北發渠

搜南撫交阯發與撫對言之不得爲國名也樹按武紀發渠與諸國類言自爲國名而宏傳乃爲對文小顏於彼既分注之而於武紀亦言非國名也皆主瓚說引孔子三朝記是皆不如從史記索隱及漢書武紀爲長

王恢安國論和親何云問答多浮文寡要此文士因此事而

寓言蓋依倣戰國策趙武靈王胡服議之體按何語是也

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至于他餘按史記作郅它亦人姓

名

景十三王傳按孔北海與曹操爭禁酒書曰景帝非醉幸唐

姬無以成中興
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注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
鍾鍾者章聲之轉也按汪本衍姑字章字改尊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按此宋景文
從浙本也汪本十下有二字何本一上有十字又泗水戴王
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宋云浙本只云二十年薨按武
紀商立在元鼎四年表在二年四年至太初元年正十年也
表云太初二年安世立則浙本十年不誤也安世太初二年
立一年薨太初三年賀紹封則一年字不誤今刊本從宋所
云浙本而何汪二本加二加十非按煖表作綜據表勤王以
元鳳元年三月紹封

李廣蘇建傳上山望山疑馬字之誤當從史記

彌節白檀按志屬漁陽今之密雲

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按匈奴傳浞野侯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又云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於會又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障强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障卽此也

賜武馬畜服匿弩盧顏注是孟晉說當據陸澄辨竟陵所得器耳

衛青霍去病傳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媼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按索隱云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

適則少亦稱媼

何云朔方名郡取義於詩

何云西河北河梓領當考其寔樹按何蓋譏小顏不注也

案榆谿舊塞按元周伯琦扈從詩後記以懷來之榆林驛爲

榆谿誤

董仲舒傳若宜少損周之文致何以致字屬下從劉貢父眞

希元之說按啖叔佐云春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夏之

忠當變而致焉似本此致字又按用夏之忠此公羊家說春

秋所祖述

司馬相如傳矜而自功注師古曰何改郭璞曰

蒪且史作猼且此誤蒪爲蓴巳字今人誤加草

葴析苞荔析蘇音斯何增歷反二字

夫容何云夫容字本無草

楟棗卽今之棶棗也何云棶棗卽羊棗非棗也乃小柿耳

左烏號之雕弓何云文選獨取張揖說

相背異態何云文選背下有而字

蛟龍赤螭許慎曰螭山神也何云別本顏引山神下有獸字

按顏注字別爲三今本一之作螭誤

鮔鰽漸離注漸離未聞上何增張揖曰三字未聞下何增其

形狀三字云乾道宋本亦脫

茈薑蘘荷注蓴苴也何校蓴訛蓴宋作蓴莄

蔣芧青蘋何校芧誤作茅選作苧

黃甘橙榛師古曰橙卽柚也何云橙與甘異種小顏誤也又云今閩人通謂黃甘爲橙往者但以吳越語求之故疑小顏爲誤樹按前橘柚芬芳生下師古曰柚卽橙也何校云柚與橙今閩人尚混爲一疑遠地差近古也按柚與橙閩粵人未有混而爲一物者顏與何皆誤

荅遝離支何云離支字當据此

罶落胥邪注郭璞曰落穫也落上何增罶未詳三字穫改木旁

仁頻幷閭師古曰仁頻賓椵也何云賓椵字當据此

悲伐檀按伐檀云悲似亦本小序君子不得進仕長卿之賦卽如康成之箋耶

邛莋冉駹駹顏音龍按別本作尨顏於他處亦俱音尨此龍

字疑訛
難蜀父老漢興上別本綴其辭曰不另起行諫獵疏哀二世
賦大人賦封禪文皆然
大行越成按此蓋斥成王也下云躡梁父登泰山卽管子所
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也其不及康王者蓋當從魯詩以關
睢爲刺康王而謂周道之衰也
修禮以祇別本及史記文選俱作地祇
詩大澤之博按禮記內則詩負之儀禮少牢詩懷之詩承也
孫說幷文選注亦循用之
匪惟偏我文選我上有之字史記無我字
懷而慕之史記文選幷作慕恩

舜在假典按顏注本孔傳舜察天文齊七政審已當天心與否也然余意假典即攝位也注非徐廣史記音義云假大也顏釋假爲天似無据疑大字之誤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公孫宏菑川薛人也按史記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藤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顧亭林云儒林傳薛人公孫宏是宏審爲薛人史記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余謂汲黯言齊人多詐又牧豕海上薛安得近海乎史記稱某縣人率不著郡縣有同名乃著郡菑川當自有薛非滕薛縣界之薛也

年八十終丞相位何云按史記宏以建元元年罷歸年六十

至元光五年辛亥凡十一年年七十一矣是年卽以博士爲左內史元朔三年乙卯爲御史大夫年七十五五年丁巳十一月初爲丞相年七十七元符二年庚申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按韓非子有公孫宏國策有公孫宏未知是一人否又後書虞延傳幽州從事公孫宏晉書潘岳傳有公孫宏又汝南王亮楚王瑋傳有公孫宏當卽一人也東梅按此條又多於困學紀聞四人

賜式黃金四百斤史記作六十宋本汪本四十

兒寬千乘人按漢千乘城在今陽信縣西又今濟陽縣北有千乘故城

傳後贊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按史記平津主父傳後後人寫班此贊作爨其名臣余疑㬪作桼後訛爲桼耳

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按魏志傅嘏傳言諸葛恪豈敢傾根

寄命淇流以徼乾沒乎裴松之引此傳及服如二說而裴自爲解曰乾讀宜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沒而爲之也又宋書樂志晉鞞舞歌云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加昧死二字義尤明也又晉書盧循傳徐道覆欲乾沒一戰樹按諸義皆未了沒如滅沒之沒闇取他人財物入已如物之沒水不見形蹤翟方進傳言沒入車馬同此解乾猶陸也言居乾地如水之沒也今俗猶有此語乾沒一戰則借喻欲徼以徼功

送以輕車介士注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雕朱輪輿不中不蓋潛矛戟幢也麾班弩按也字當在戰車下今刊本續漢志雕作洞潛作建矛戟幢麾鞴轍弩箙引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樹按監本蓋又誤作盡字

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輒隨陵按親臣隨陵徙居樹按金安

上傳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

杜周傳南陽杜衍人杜衍在今南陽府西南

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按此言不窮竟其事耳十字一句讀

杜欽目偏盲按惟兩目無見爲盲故別之曰偏盲非古今語有轉移東都之初杜篤亦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延年元孫不任爲吏官亦不至

毋必有聲色音技安溪改色聲何云大字宋本南宋本汪本皆作聲色李先生始改正以注意求之良是

是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何云劉氏校本鳴下更有鳴字

離制度之生無厭何云宋子京曰離字下疑有脫文範疑制度下有脫文

或臣子背君父何云宋景文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

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何云宋曰相害南本作於宫

王京死欽復說鳳傳稱其補過將美皆此類也按前云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此復云云意語俱陋疑皆本於孟柳爲商舊撰

不爲陛下廣持平例按不爲廣持平例即下故事云云也

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何云當作屯莫如後李尋傳同按儒林傳有毛莫如少路

權臣易世意若探湯按此言易世之時權臣亦探自疑懼而逆節將萌生也

張騫傳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按史記則字在過之上班氏減易其字似以大都爲都邑之都

司馬遷傳十年遭李陵之禍按李陵敗降在天漢二年由太初下計僅六年

至於麟止按獲麟改元元狩然更黃金爲麟趾以協瑞事在太始二年余意服說是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趾而止按太史公書不盡於太初其遭李陵禍時尚云草創未就答任安書在征和二年也其自云訖於太初或别有意

在樹按此亦約略計其書止於此耳卽如服說止於太始亦祗差六年耳云太初云麟止其說一也改元鑄金其事一也固不必對文以害義也

迫季冬何云謂當行法也時安爲北軍使坐受戾太子節當要斬按余舊亦同何說然此傳前云益州刺史任安不知卽爲北軍使之任安乎抑或前爲益州刺史獲罪免而後復遷太子之禍乎史公此書亦未知決在何時也又按褚少孫云武帝用任安爲益州刺史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謂刺舉三河杜大夫及右丞相使人謝仁云云而杜周巳於太始二年卒矣則此云任安爲益州刺史其非征和二年値戾太子事之任安明矣況太子起兵在七月暴勝之田仁坐失縱卽時誅死未必任安緩至季冬也樹按杜周卒於太始無妨安之爲益州且太始二年至征和二

年十六年之間以事遷北軍使亦可但坐戾園之禍者立同誅死必不能獨幸緩至季冬且於此之時史公必不與之書而絜言矣或別一人而追季冬而終不解

何云此贊即叔皮之論而會不及之如裁截他人之辭何也樹按史通言固竊盜父書讀書記止載一句詳見韋賢傳蓋後去之恐妄訾先哲也今存之亦著一義

武五子傳史皇孫及妃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苑名也指廣明爲苑名想因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耳按昌邑王傳云且至廣明東都門此傳云廣明成鄉以鄉俱係之廣明似不爲苑樹按本傳下言覩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亦似不爲鄉霍光傳顏注廣明亭名

髮紛紛兮寘渠顏讀蓋與溝洫志負薪寘決河同音田徒千反干謁一

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諸侯按諸別本作封勤苦上脫當此

之時頭如蓬葆八字注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古正文及註別本俱同但註頭久上脫某曰三字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膠倉按藝文志縱橫家聊蒼三篇

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按距同據顏解非

餘干志作餘汗應劭曰汗音干

顏行顏額顙也卽首行

君厭承明之廬按霍光傳太后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揚雄傳小顏注承明殿在未央宮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之北礱石爲渠以導水中藏蕭何所得秦世圖籍

關吏與軍繻注傳須監本作傾按後書郭丹傳注引此作傾

梁國龔德按志作龍氏

按僮約主爲府掾求用錢則褒初爲掾吏

聖主得賢臣頌按工人之爲臺觀必資干將之器亦無理杜撰之談

虎嘯而冽風宋本作風冽

東方朔傳據爾雅則注守宮上脫蝘蜓二字

窶藪劉原父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窶藪前覆守宮自以盂此以盆何怪乎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窶藪皆是附著他物而得名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爲窶藪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爲芝菌形圖似窶藪而云非寓木尤疏謬矣範按窶藪

似以承藉爲義如景福殿賦𧄸薽矩設則四股鉤也鉞

詁則採枝條穿𧜵爲之承徽者其狀也承藉者其用也今寄

生既在盆下亦可以𧄸薽名之有似承藉也其以爲芝菌形

似者亦不誤若以他物覆於盆下其狀不類可强名𧄸薽乎

然果爲寓木則當如爾雅注名之寄生樹不當名之樹上寄

生也

呼譽按爾雅釋草瓞瓝瓝步角反正與顔音田蚡傳呼服字

同此注文疑有誤也葢顔從鄧呼音不從鄧讀譽爲瓝

顧成廟遠按此即文帝之顧成廟文紀服虔曰在長安城南

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輳董氏何云董氏絕句從劉原父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王伯厚曰朔所引

易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範意緯書起於哀平則未必本此或當時別有其文通卦驗襲之耳然顏於司馬遷傳已不用易緯爲據又按大戴禮察禮記經解皆有此語此傳贊語多用子雲法言淵騫篇

師古曰今之爲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朔事以博異聞按近有補史漢注者蓋類此

車千秋傳又無伐閱功勞何云今人以門蔭爲伐閱誤矣範按史記高祖功臣侯表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朱博傳令游徼王卿脅伐閱詣府是太守吏亦可言伐閱後書宦者傳論聲榮無暉於門伐此則門蔭之義

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
之議起焉按三句羼入若以云總敘於此而成文於貧亦贅
設矣
被陽令按志如淳云一作疲音罷軍之罷
楊敞按後書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
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
惲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按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諸吏
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按梁書兼天子
語本此
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藪者也按言鼠尚不容於穴況銜

婁數耶如淳解非惲意云已進退俱望碍耳非謂訟人妨已也師古解亦非

廷尉定國奏惲不服罪按廷尉之奏又出長樂所告之外定國號爲決疑平法治獄審愼者毋亦向意指而奏者乎

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按成之上書意亦有道指之者觀其所以告惲亦僅以驕奢不悔過當日食之告不能鑿言其事也蓋長樂之幷免非宣帝之意而長樂告惲諸事雖免惲官不足以洩帝之恚怒但惲云太僕定有死罪數事當時誅惲則應幷誅長樂是以免爲庶人而卒致之死也不然文辭繆憤豈過於長樂所告諸罪胡爲姑貰之而終羅慘法乎

成所上章其事想涉虛誣當時著記者削而不載成帝意也

而班氏仍其故耳

三八坐語惲自謂與長樂延壽也此廷尉奏惲戒飭之
陳咸公移敕書按公移者言如此書徧使下吏知之也大抵
亦曰敕書

贊汝南朱生按論云汝南朱子伯中山劉子論云劉子雍
楊胡朱梅云傳仲尼之廟不出闕里閻若璩曰闕里之名始
於此

霍光金日磾傳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按明德皇后之
世諱言先人之反故馬援傳曾祖父通坐兄何羅反被誅雖
范書似亦本東觀記注之舊班固於明章之世成書其於武
紀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猶云紀體森嚴應爾而霍光

金日磾傳並不爲諱何也故余疑此等皆揚劉諸人爲之班氏仍然不改樹按以綵樵西齋錄義例之班之書此合於古之良史矣

每出入下殿門按蓋寬饒劾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

金日磾秺侯按武帝功臣表商邱成以征和二年封秺侯後元二年自殺則日磾之秺即成所封

上官桀安陽侯按王子侯表淮南厲王子安陽侯勃王音安陽侯疑即上官桀之故封

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按今本齊召南按河字下脫間城字則郡字之也恩澤侯表云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注云光初封食北海河

閒後盃封東郡範按酈注鮑邱水下引文穎此注亦與此同但無城字且表言北海河間東郡者此總爲陸前後所封耳此在武帝之時若盃封東郡之東武陽在茌帝之世不得預及又河間乃封國作河東爲近文穎注正指表中所云言之耳不計武宣之封也齊說是余舊記非樹[illegible]此先生初駁齊次風先生後又自改正樹用閻百詩後說足訂前說例幷存之足令後學得窺前輩讀書及用心之勤亦著書者義例之一也

晉志高陽郡有博陸縣今薊州西南有博陸城按水經注洳河水出北山山在傂奚縣故城東南東南流經博陸故城北又屈其城東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帝璽書封霍光爲侯國薛瓚曰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又按宋書州郡城云江左於揚州立高陽郡領北新城博陸二縣注云博陸縣霍光所封二漢無晉屬高陽範按小顏不定其文似亦以漁陽於光封國爲遠秺屬濟陰安陽則汝南漢中幷有之又五原有西

安陽代縣有東安陽秺安陽皆縣豈傳陸獨鄉聚名耶又今萊州府昌邑縣有霍侯山在縣南四十里地志云漢霍光爲博陸侯封於北海本名陸山唐天寶六載改霍侯山

衞尉王莽按百官公卿表衞尉天水王莽穉叔又始元四年衞尉王莽爲右將軍衞尉又燕王旦謀反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及右將軍王莽莽似有可稱者觀忽之揚語則秺侯以帝少不受封識度深遠矣

丁外人按昭紀晉灼曰字少君

還乘輦欲過溫室中按孔光傳晉灼注長樂宮中有溫室殿蓋昌邑入朝太后乃如常日朝長樂耳前謂長樂溫室今疑即後設九賓之溫室耳

證昌邑王典喪服斬縗按服字當屬下讀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按此葢以祠閤室而奏樂故召內泰壹宗廟之樂人也牟首之義左賦劉注不誤顏是瓚說然意昌邑此時未必即游上林也劉原父曰輦道輦士之牟首也牟者岑牟也葢鼓吹角士冑即禰衡爲鼓吏所著者

夏侯勝傳有昌邑卽位數出之語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按倉疑后倉此獨以博士議博士掌通古今引經以制事也

甲第一區按西京賦北闕甲第善注引此傳及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然夏侯嬰傳賜嬰北第第一則第不作次第之解故薛綜注館也又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

起第宅是民宅亦曰第

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按如顏以小曲室爲便房似不得言一具如解漢儀自有楩槨鹽鐵論中者梓宮楩槨見賢良散不足對

後書明帝紀章懷注引東觀記云霍光墓在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

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按此詔已具宣紀

光女壻范明友魏志明紀注世語云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任宣所談王平徐仁見杜延年傳又使樂成作史詳彼傳顏

注李种掂昭紀及表其死以始元四年平籌死以元鳳三年人人自使書對事監本作封非蓋後因上書屛不奏乃上封事耳樹按上言令吏民得奏封事是猶有上書奏事不封此下云盡奏封事乃因此屛不奏耳

鴞數鳴殿前樹上注云古者室屋高大通呼爲殿按張安世傳郎有醉小便殿上

任宣爲代郡太守按儒林傳梁邱賀傳云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然則持節護光喪者卽其外孫而爲禹長史又一人耶

至成帝爲光置守冢百家按後書建初七年詔求霍光後光無苗裔見韋彪傳

援鶉堂筆記卷第二十四

漢書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本始中爲蒲類將軍按西域傳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元帝時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樹按車師後王即三十六國之一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自鄭吉爲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爲中今烏貪降都護都護分車師西地以處之則茲力支即訾離耶西域傳有蒲類國蒲類後國無東蒲類烏貪即東蒲類耶 元和志伊州納職縣但密山在縣北百四十里山北三十里正抵蒲類海又後書匈奴傳永元三年北單于弟於除鞬將右溫禺鞬骨都侯已下衆數千止蒲類海

遣使款塞朝廷從竇憲議立爲北單于使中郎將任尚持節屯伊吾又後書西域傳延光二年燉煌太守張璫上書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注云前書燉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故常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據此數事則蒲類海近今哈密在古玉門關之外與蒲昌海相近蒲類海即蒲昌海耶而匈奴之號蒲類王及蒲類國皆以此海取名耶漢桓帝時匈奴呼衍王寇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與戰悉爲所沒即此海也

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拔水經注金城郡治允吾西有湟水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王莽西海郡治又東南逕卑

禾羌海又東逕湟中城北又東逕臨羌西故城又東逕臨羌新縣城南又東與閤門河合卽浩亹河也又東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吾縣故城南合龍泉水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逆水出允吾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北亭又東南逕廣武城南故廣武都尉治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於湟水湟水又東注於金城河卽積石之黃河按今蘭州卽漢金城此金城縣非郡其允吾浩亹枝陽今皆在其境又隋志西平郡有湟水縣注云有舊浩亹縣又元和志湟水縣屬鄯州州卽西平郡縣附郭漢破羌縣地　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又云後魏於此置金城縣　按今西甯府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而明一統志以蘭州爲漢金城郡允吾城在今

州西南五十里者誤也

充國對西羌反時亦先解讐合約攻令居按後書西羌傳云武帝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讐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固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

匈奴使人至小月氐按酈注水經湟中城北故小月氐之地闞駰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閒大月氐之別小月氐之國

匈奴聞烏桓來保塞恐兵欲從西方起數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按欲沮解之欲令背漢不與東方兵合

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水經注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草木沙州於是號焉然其地在澆河西南疑非沙陰或指流沙之境入窮水塞按窮水即元和志所云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者也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

臣恐羌變未止此按羌變未止此者言不止此二百餘人解讐結盟也

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按十三州志云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亹西平之北山也然則浩亹西平相近西平自後漢分金城郡置今西寧縣有養女嶺以酈注湟水度之大約浩亹在允吾之西今蘭州志云金縣西三十里有浩亹城按金縣在蘭州東

九十里耳疑非也後書馬武傳章懷注浩亹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唐志蘭州金城本廣武縣乾元二年更名舊志云廣武漢枝陽縣張駿置廣武郡又按安國至浩亹爲羌所擊乃引還令居則浩亹又當遠於令居令居在允吾之北允吾今蘭州西一百二十里浩亹當値其西

遣騎四望陿中無虜按寰宇記湟水發源牛心堆李靖伐吐谷渾敗之於牛心堆是也經四望山陽東至允吾縣入河有浩亹水自西塞外東至允吾縣入湟有陿口山在湟水縣城東地極險阻爲湟鄯往來咽喉地漢時謂之湟陿樹按後言治湟陿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十水鮮水湟水所出也

夜引兵至落都按續漢志浩亹縣有雒都谷水經注破羌縣

有樂都城寰宇記云湟水又名樂都水鄺注湟水東逕樂都城南元和志湟水亦謂之樂都水後書馬武傳戰於雒都谷爲羌所敗字殊地一也

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按地理志金城郡下不言都尉治所水經注言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北故都尉治

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晉興之名疑晉始有又按地理志金城郡首書允吾則郡治矣兵已踰落都則西部都尉不應在金城下疑孟康所云指金城縣也下云去將軍可二千餘里疑卽去此

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按鮮卽西猶先之讀西班志僊海鹽池湟水所出胡朏明云小積石山在今河

州西北七十里卑禾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通鑑注引
劉煦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乞
伏乾歸都此唐爲蘭州五泉縣胡身之云據漢書羌豪獻鮮
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卽此按金城縣卽今蘭州也唐爲
五泉縣若王莽所置西海郡乃今西甯府塞外地而王莽改
舊金城郡縣幷東西海耳
欲以歲數而勝微劉仲馮以微屬下將軍讀
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按前云先零顧時渡湟水北後云
河南大幵小幵然則當時先零居罕羌之北而罕羌依西海
也
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按東方謂充國之兵北方謂酒泉

今畢羌欲爲燉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按前言
畢羌未有所犯此言卽欲爲寇亦可以逸待之
請罷屯兵按前云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
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後云留步士萬人則此所罷屯
兵悉罷之邪抑分別罷遣耶又羌之破壞雖不盡由出擊而
屯田之行與否後之所以賴其利者亦不著也若營平振旅
之時屯田方有其端緒不能於數月之間規措都畢若於此
竟罷則託之空言耳班書故擅詳密要其疏漏不少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後四府復舉湯按胡三省曰丞相御
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四府也並後將軍爲五府又按蕭望之
傳下兩府丞相御史議此傳前云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

視諸羌則兩府是也至霍光薨不立大將軍而以車騎將軍秉政又有前後左後左右將軍但四將軍不並設如神爵元年以前將軍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後將軍即充國其三將軍無人常惠蕭望之在後此三府未詳或表有脫失又孔光傳成帝時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樹按此下辛慶忌拜右將軍又徙爲左將軍則其時不應無人疑表闕也

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其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靡忌皆帥燕翟黃羝之屬降漢按後書西羌傳論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柔服之情計日月之權移忘經世之

逵略豈復識微者之爲乎按此論本之段頰

揚雄頌按小顏於震字允字皆注合韻雅字後字反不注合韻何也

辛慶忌遷郎中車騎將軍劉原父衍車字軍字予謂車騎二字或衍其一皆通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按山之東西當以華山言之故郿與頻陽在其西後書虞詡傳作關西出將關東出相又臧宮傳論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注謂隗囂公孫述頻陽故城在今富平東北五十里郁郅故城今慶陽府城北二十五里尉李城也義渠道在今慶陽府成紀今秦州上邽今秦州西南襄武故城今隴西縣東南狄道今縣屬臨洮又按廉褒僅見此及孔

光西域烏孫傳常等贊

傳常鄭甘陳段傳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按匈奴傳作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

陳湯瑕邱人今兗州府嵫陽縣

郅支單于乘勝驕胡三省曰郅支嘗破殺潤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月氏屢破烏孫兵故驕也

闐蘇疑卽太和卓木波羅泥都所居之阿克蘇城

涉康居界西域傳云康居治樂越匿地卑闐城

傳戰大內時漢兵未入城何以卽轉戰內室蓋言單于被創自不能戰於大內傳令督戰耳又按嚴助傳大內應劭云都內也樹按下始云走入大內此云傳戰大內疑有誤

時康居兵萬餘騎四面環城按上云與屠墨飲盟又云貝色子皆怨單于為漢導則此康居兵助漢耶抑助郅支耶蓋康居畏服大種發兵助郅支

行法侏儒見穀梁及何休公羊傳注師古乃引家語文劉向疏呼韓邪稽首來賓按元紀竟甯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書亦以是為言

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人以問湯第宅不得徹毋復發徙按何衍得字別本得在徹下是也

耿育訟湯按下云孝成皇帝則育上書在哀帝時耶然觀後異時不及陛下兩行文意又似為成帝言之何也

儁疏于薛平彭傳帶櫑具劍晉灼注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

按吳均采蓮曲初疑京兆級本晉說

盛服至門上謁顏注上謁若今通名按後書周黨傳伏而不謁其義似與此異

永終天祿按天祿永終漢魏人多如此用何書論語孔包傳注同樹按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凡引數十處皆作吉辭以證集注之失不知集注承四海困窮為解固當

行縣錄囚顏注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近俗訛為思慮之慮按文王世子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樹按慮又一義顏止解其音耳如舜納於大麓解如錄尚書事之錄義並同

平恩侯許伯按即許廣漢字

疏廣謂受曰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按蔡邕戍邊上章亦以已與叔父質稱父子見續漢律歷志注補六朝人稱伯叔父為

阿父自稱亦爾如王球對其兄子履云阿父在汝何憂是也晉書謝安傳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子益謂謝元

定國爲廷尉迎師以學春秋按當時依春秋以折獄故學春秋耳

縣其安車傳子孫何云公羊家說與此異按公羊注云禮七十縣輿致仕其云縣輿殆以實事言之而疏引淮南爲說非其義也

平當奏罷太上皇寢廟園何云李先生云頗合唐宋間韓文公朱文公祧廟議

王貢兩龔鮑傳明田汝成曰四皓名字當讀爲綺里季夏而

後人誤讀爲夏黃公亦猶欒正裘牧仲之誤耳今本臣召南云按杜甫詩黃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即知唐人讀本不誤範按曲禮在醜夷不爭句孔疏注中四皓云其四人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又後書鄭康成傳孔融告高密縣亦云園公夏黃公周燮傳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其他如昔人妄撰四皓姓名亦同此讀叔禾所云乃妄說也吳志虞翻傳注翻對王朗稱大里黃公即四皓之一然未足据黃綺見於六代詩筆多矣獨舉子美亦屬疏漏班固終南山賦榮期綺季此爲恬心宋潛溪題商山四皓圖云自舊以夏黃公爲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爲一人黃公別是一人据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

綺里季三月夏黃公四曰用里先生亦足以證士安之謬矣

王吉上疏引詩按儒林傳吉受學蔡義所傳蓋韓詩也

貢禹言史書而仕宦按據此所云史書則必不如小顏他傳所注以史書爲籀書矣又趙壹非草書云史書相與猶謂就按秦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此云就書言易就也然則史書即佐書即隸字矣章懷注漢書乃循小顏之誤賈誼新書時變篇云胡以孝弟順善爲史書而爲吏耳胡以信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一段與禹此書政同樹按就書疑即史游急就章

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何云禮下汪本多然遐儒或非之六字宋本無範按郊祀志劉向之對及韋元

成傳劉歆之議皆不以禹奏為允通儒斥二劉也
楚王聘龔舍為常侍按下云歸國又云後至長安則上當有
學於長安之文疑有脫誤又按儒林傳舍受魯詩於薛廣德
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云云按勝固不附眾議然嘉守正
即暗於知人亦不得斥為邪僻
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按此稱縣令為縣官
鮑宣好學明經按儒林傳言平當以歐陽尚書授宣
王咸舉幡太學下按王莽天鳳二年選儒生能專對者濟南
王咸為大使當即是人矣
隃麋郭欽按王莽時又一郭欽為戊己校尉拜塡外將軍封
剩胡子又九虎一為郭欽

杜陵蔣詡元卿按魏志荀彧傳注蔣詡姻於王氏不損清高之操

韋賢傳諫詩按王赧之世乃敘述賞罰扶衞爲亡徵殆寐語也

其在鄒詩曰微微小子按別本微微小子不另行樹按前諫詩亦不當另行蓋傳本之譌

夢我瀆上應劭曰地名何云易曰再三瀆言夢中猶見之也上謂于按應註是也昵蹭說非如其說則句弱無力矣下夢我王彌卽于違汝弼之義

遷大河都尉按爲大河都尉蓋甘露之前甘露二年則爲東平國矣

室家問賢當爲後者何云室注本作宗宋亦誤室按仍作室
家爲是不必從何改也高紀使人求室家
司直御事此言司直御事皆侈其熙盛耳注非
郡國立廟園中各有寢便殿按後書祭祀志云廟以藏主以
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
墓側漢因而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
寢之意也便殿非正大之處何以時祭於此後書章帝紀章
懷注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亦同顏說
元成等議罷郡國廟李安溪云傳中諸奏宜與郊祀志相聯
綴以備一代之議以應古者郊廟之本文不當於韋傳見之
蓋作者文重思繁未及釐正耳範按孟堅漢史承於家尊叔

皮當時但修紀傳而不及志故附此於傳而繼述者仍之耳又孟堅郊祀志妄襲史遷之舊既失其旨欲兼舉一代之制亦雜而不貫反不如後世之史志科條而件繫之爲易從也又班氏踵史記但載祀天地外神之屬故於議罷郡國廟云語載韋元成傳以羼入宗廟之禮則差互不合也何云按後漢書祭祀志注云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置其中使事事以類相從是古人已有此見矣劉昭又云國史明乎得失者也孝武淫祀疲耗蒼生後王深戒宜懲志之所取於斯爲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易罔也其論尤有裨史法並錄

之史通編次篇云宗廟迭毀枉入元成傳中即本胡廣之說

樹按何此條讀書記未載

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按五廟當爲四然後亦云五廟而迭毀蓋五廟即五世耳言至於五則迭毀如漢世文景武則廟數尙未及五至後昭帝則五數全矣有迭毀之禮此即以世數計之如後世之稱帝曰某廟耳緯書言殷人五廟合太祖而六廟者非此議可据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据此則以禘爲祭天不始於康成何云先生云然則繼世之君無禘祭乎其說未盡也

立四親廟親親也按如此僅四廟耶且不爲祖立廟則云藏

乎太祖者何地也鄭注云高祖而下與始祖爲五

於義一體劉貢父曰一體者以孝宣爲昭帝後父子一體也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何云言不得顧私親以皇考

廟上序於昭穆

孝昭帝與孝宣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

盡宜毀安溪云皇考廟句此不在昭穆之序者

起朔方以犇其肥饒安溪云陰山也何云此指開朔方及河

西四郡

司徒掾班彪曰顏注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

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固竊盜父書可以免矣何

校謂字在或者之下劉原父已指此誤按顏說如此雖然其不顯者

多矣叔皮自云作紀傳後書云作傳數十篇今豈可按而知之耶按班書稱其父著惟翟方進韋元成元后傳而已其不言而可考者元成二紀外此胥闕如也如司馬遷贊亦多采叔皮之論而略不及之

魏相丙吉傳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何云禹不爲大將軍字之誤也仲馮云大將軍當作右將軍

相上書諫伐匈奴安溪云文中子謂天子不見伯益贊禹之詞公卿不明魏相諷宣帝之事蓋深有味乎其言之也

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按弱翁論陰陽四時之治少卿問牛喘此猶本欽若敬授及原盛德布令行政之遺而後之經生類指非之以爲迂淺及其甚也日月薄食皆以

爲自然之運而邪佞之徒因之貢諛使人君以爲天變不足畏而五行四時不必順其序此治道之所以日即於陵夷也大約漢世諸臣雖未必知制治之原而肩其事者猶稽典宜化非託之空言而已後世論治愈精而實有建立者尠矣

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按文帝時尚用秦正二月蓋建寅之十一月也故相云爾月令布德行惠在仲春賞死事恤孤寡在孟冬

丙吉謂守丞誰如仲焉曰此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眭孟師古曰韋應音桂非也今有炅姓乃[illegible]桂耳按禮記坊記疏引鄭志有炅模

注孟上書引先師董仲舒有言云云按魏志文紀注引許芝
條讖緯事援此語云春秋大傳
夏侯勝事簡卿按淮南王傳有簡忌
賜爵關內侯益千戸仲馮曰關內侯無國何云益
南平氐羌仲馮曰氐羌不在南恐誤範按西南夷傳有白馬
氐羌羌亦可曰在南也
受詔撰尚書論語說按經疏多引尚書說志無其目樹按疏引緯也
勝從父子建按儒林傳作從兄如淳注如此父字誤又疑從
父下有昆弟字故注依文解之
取青紫如拾芥耳葉夢得云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
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取青紫此也小顏

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未服青紫也

房上封事云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注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按注消息二字當互易姤遯否觀剝坤消卦也復臨泰大壯夬乾息卦也

廼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注張宴云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劉原父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按大壯辟卦也以十二消息言之於乾爲九四故云太陽晉解雜卦也皆主二月房封事在二月晉九卿也解三公也下云此上大夫侵陽而上意疑故張宴以焦氏易法釋爲晉解太陽侵色雜卦干消息消息十二辟卦樹按房意雜卦侵辟卦知有人蒙蔽人主如太陽之被侵也張晏注晉解指蒙氣也

太陽謂大壯也語自明原父以大壯解並言之失張意並失房意

翼奉治齊詩按儒林傳后蒼詩授奉及望之衡蒼事夏侯始昌始昌明齊詩

貘道縣仲馮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此縣字衍按元帝紀亦有縣字

詩有五際孟康曰詩內傳曰按後書郎顗傳章懷注引公休註詩上有韓字又按据此齊韓二家爲說亦有同耶詩序孔疏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諸言五際亦互異詩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爲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

也亥大明也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
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按緯書說者云出於哀平之世奉
學齊詩其說非必盡出于轅生之舊當由後之學者如夏侯
之輩衍而傳之概名齊詩耳然用知緯非始于哀平矣
代世表褚少孫亦引黃帝終始傳又封禪書文帝時公孫臣
上書已有推終始之語又呂覽觀表篇綠圖幡簿從此生矣
李尋傳庶雄爲桀蓋指申徒聖鄭躬蘇令之徒羣起爲亂者
日蝕有背鄉何從宋本改片
入汙玉堂之署宋太宗嘗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蘇易
簡本此
日將旦淸風發安溪曰此一段乃有師授之言左傳中有明

夷之謙一段可參看

晦朔正終始一段安溪曰豈有此理乎

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劉原父曰下得字衍

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安溪曰是時世祖始生妖言若或使之

樹按讖緯起于哀平董眭夏侯京翼劉李生于武昭宣以來皆若或使之

夏侯囚執謂昌邑王縛始昌以屬吏

趙尹韓張兩王傳舉茂材平準令仲馮曰材字下當有爲字

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据宣紀及霍光傳則廣漢之遷京輔都尉在本始元年前其爲京兆尹据表在三年也

中貴人仲馮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異當以服說爲是

壹切治理此卽韓延壽傳所云一切以爲聰明

尤善爲鈎距蘇說是言旣鈎致得其情實則不能復變其說而之他也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按疑仍劉向原文故有歌之至今之云

此賢將按漢時太守皆稱將

賣偶車馬下里僞物按下里物見田延年傳

望之遣御史按延壽在東郡時事亦不及放散官錢千餘萬之事觀所云云未必他郡守所無而此亦張皇其事以啟上惡耳

張敞過走馬章臺街據瓚注則走馬街名也其後贊顏注似亦如後人之誤

白以便面拊馬注蓋車之類也車別本作扇王莽傳云雲母屏面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腰扇佩之于腰今謂之摺疊扇按摺疊扇亦是團扇曲之可卷舒與今日所謂聚頭扇異

便從關下亡命按後漢書王常傳注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

大鴻臚賞據表建始三年大鴻臚浩賞

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仲馮曰中當作忠張忠也

二卿坐黜按表京兆尹王昌稚賓在建昭五年二年轉爲鴈門太守建始二年河東太守杜陵甄少公爲京兆尹二年貶爲河東太守

萬張禁別本作箭賈萬卽萬章傳賈子光別本萬作萬誤箭
張禁彼作張回酒趙放卽酒而趙君都
被其工之大惡仲馮曰攢說非也其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也
贊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
之按漢志除馮商七篇外有漢著記百九十卷疑多劉向父
子及揚雄所述班氏憑而作書非僅新序法言之所及也又
今史記有褚少孫所補而漢志不言疑志復有闕佚範每疑
叢彙裁制之功出於班氏而佳處則西京之舊也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蓋寬饒明經爲郡文學儒林傳寬
饒受易于孟喜及汲郡韓生

鄭崇康成八世祖也

孫寶對張忠道不可詘身詘何傷按朱子高士軒記云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浼已而不顧故足高也余意此主簿名秩雖不可考然非以爲名秩之卑而浼已如後漢郎有杖罰而晉代過江後有羞爲尚書郎者矣又按後漢包咸之辭黃讜略同

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劉原父曰既有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

毋將隆廣韻毋字引毋將隆在千虞後書儒林傳蘭陵毋將永注云毋讀曰無

蕭望之傳按南史高武二帝紀論亦引小顏此注以證齊典
所敘世次之非實錄又王符之志氏姓亦分二蕭
望之治齊詩以令詣太常受業此猶後世國學肄業之制馮
逡傳通易太常事同
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按晉書良吏傳潘京爲本州所辟探
得不孝字云云此卽射策之遺
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按顏注非言高者請試事
丞相御史府次則于中二千石也
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按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
曰率卽鍰也音刷
京兆尹張敞上書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湻注雖有五時服

至朝皆著皂衣按高祖定掌四時衣服之官皆爲天子設見貢禹傳臣下之服四時未聞況言五時尤異記考谷永傳擢之皁衣之吏疑皁衣亦常服

使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一等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按此亦望之不知權道且漢武之世亂政酷吏相次並作致民聚而爲盜豈以贖罪而盜起也

耿壽昌奏設常平倉望之非壽昌按後書明帝欲置常平倉劉般亦云置之不便

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按唐書五行志咸通元年鷰集蕭望之冢

蕭育杜陵男子按後書楊彪傳載孔融語注同顏解韋孝寬

曰孝寬關西男子自負之語也與此異晉咸寧初詔徵皇甫
謐曰男子皇甫謐張充與王儉書自稱吳國男子張充
馮奉世傳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
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按白石屬金城在今河州西臨
洮首陽屬隴西郡白石疑指狄道之白石山首陽今渭源縣
呼速絫嗕種伸馮曰呼遬累單于所將五萬衆來降者嗕者
匈奴傳所說西嗕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衆皆宣
帝時來降
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按如淳所引律似謂告歸而復之官
者也杜欽謂予賜過長安謁皆同而乃有得歸不得歸之異
爲一律兩科也

得去郡亡著令謂得否去郡未著令古人省文耳

宣元六王傳王郎日至長安何故曰

顯具得此事告之劉原父曰之字衍

匡張孔馬傳匡衡東海承人何云長卿稚圭皆起東海長卿家世以田爲業稚圭父世農夫按今嶧縣西四十里有承故城

鼎來注後人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之自稱乎按宋以後有自稱其字者謬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按此亦與毛傳異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按張晏注與地理志亦微異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按匡衡習齊詩而小顏乃本毛詩解之

函蓋不相應也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顔注云云按朱子詩傳本顔說見楚辭
辨證及集傳
地震五十六劉原父曰按春秋地震五耳疑衍十六字
領循衞供養行內何云子遵云疑當以循衞供養爲句行內
署門戶爲句行巡也內署諸在內給事之官如中書以下謂
者是也按胡三省通鑑注與余意同其以行內署門戶爲循
衞事省服御食物爲供養事尤分明
其令太師毋朝按毋別本作每尋下顔注當作每朝十日又
按王莽哀帝時亦十日一賜餐
其醞藉可也按禮記禮器云溫之至也鄭注皆爲溫藉重禮

皇侃云溫謂承藉几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則此醞藉亦言衣冠言語依于儒者

王商史丹傳喜傳下朝者劉仲馮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臣絕句按王嘉傳亦有下朝者孟說是也時左將軍等俱謂之中朝覲後史丹等所奏僅及納女一事則餘屬虛誣可知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原父曰不親字屬下句

獻有身妻而産懷王仲馮曰春申獻妾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

史丹言皇太子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仲馮曰臣子宜屬下句

王商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而丹兼其兄賢愚蓋不侔矣又丹

流僻之性亦類漢成故略無匡拂之義贊語被以忠貞誤歎不已過矣樹按先生別有記一條較此尤詳當是初記此條語簡意亦盡故置彼取此

贊曰自宣元成哀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注三王謂卭成侯及商鳳三家也按卭成宣帝王后之族王奉光駿舜章咸諸人是也王商史皇孫之妻族宣帝之母族王武王無故王武之子王商王商之子王安諸人是也王鳳元帝王后之族王禁王鳳王崇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莽諸人是也三族之中頗有同名者如卭成族之王駿王章王舜與王陽之子王駿泣牛衣之王章莽所任用之族人王舜同莽族又有王商與宣帝母族王商同是皆所當考也

薛宣朱博傳宣經術文雅按本傳言宣經術淺而涓勳亦言

宣不師受經術谷永之疏得無近妄樹按宣語見下翟方進傳

宣爲丞相弟修爲臨菑令後母死修持服宣謂三年之喪少能行者修竟服兄弟由此不和按翟方進後母死自以爲身備漢相不可踰國家之制三十六日除服視事合二事觀之短喪之制上下通行矣然景十三王傳河間惠王良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是則又未嘗不以三年爲是揚雄長楊賦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孟康注倚廬行三年服應劭注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是則本有令甲豈初令本嚴景帝後不奉行抑或能行如薛修河間王者亦聽之邪

博士申咸毀宣按此傳師丹尙爲大司空則議改幣事在其

後而丹傳云博士申咸則咸被創後仍爲博士也
朱博傳御史府列柏樹朝夕烏何云顏氏家訓文章篇言烏
當作烏按宋之問和姚給事寓直柏臺遲烏茂叢從顏介之
說
翟方進傳翟音狄又廣韻二十陌音宅注引唐有硤州刺史
翟璋而不引方進翟璜翟公則此姓自唐後始音宅耶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原父曰時人言成事行事皆
謂已成事已行事也王充書亦有之
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冀尚書
忘已之事不奏劉原父曰非也言及之耳按似言已奏而上
忘之也故下言虧損聖德聰明也即云慶自述前事言已嘗

忽忘之亦可

言遲疾無所在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兄文章已自行天下

多少無所在

多辜榷爲姦利按辜榷不如顏注辜即同估言權其出入物

價而耑其利也

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按此疑叔皮撰述故循莽世之稱

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据昭紀則張晏所云過更乃如淳所

言踐更也

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按史記淮陰侯列傳百姓罷

望容容無所倚

方進即日自殺按殺大臣以應星變然方進以綏和二年二

月壬子死而成帝以三月丙戌崩相去三十四日耳

翟義謂姊子上蔡陳豐按西漢之末韋匡張孔之徒枋國氣節消靡使人憤悶得翟文仲此舉風概凜然千載下讀之爲一慨慷耳樹按翟義事同徐敬業致命成仁矣

吾幸得備位宰相子身守大郡疑吾字誤予字屬下讀又疑吾爲君字之訛古稱父爲君孟嘗君傳及疏廣傳可證若作吾以予字絕句亦不辭矣樹按今本無位字

莽依周書作大誥李安溪曰將此篇所以依據摹竊者以覆校周書原篇則知漢人解釋之意

洪惟我幼沖孺子按周書舊以不少絕句延洪絕句蔡傳以洪惟屬下似本此

洒遣大夫御聖御名諱等按宋欽宗名桓樹按此汲古本依宋本傳刻可不必耳

義與劉信棄軍庸亡按漢書光武紀王邑曰吾昔以虎牙將
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

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爲武軍高六尺何校改八

谷永杜鄴傳永少爲長安小史按小史學經子威子雲

正五事建大中何云先生云漢儒以大中釋皇極則舛根皇
極于五事而言則當矣

地震蕭牆之內按地震未央宮殿

閻妻驕扇按毛詩鄭箋亦以豔妻爲厲王之后正義云本尚
書緯剡者配姬以放賢剡爲其姓也又班婕伃自悼賦哀褒
閻之爲郵

仲馮曰按永後疏建始河平許班之貴傾動前朝則建始四年未嘗有趙昭儀也

急復宜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如湻注以爲永爲王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爲鳳言也觀其前後之文實若爲鳳但班固于對後乃云永爲上第擢爲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事也按建始元年黃霧四塞楊興譚勝已言外戚貴盛而鳳懼辭職嘗在此時不待王章也至此云納宜子之婦人不避嘗字似爲欲內小妻張而先令永爲之地也如湻以後事爲前過則誤

黑龍同姓之象也安溪云谷永黑龍之對俱是爲異姓游說

漢以火德王如何更以黑龍爲同姓至攻至尊之惡圖是爲
王氏蔽護然充成帝之行卽微王氏其能安乎春秋深探其
本而反自責者始丞則可議矣庸可謂此言之非是乎
掠立迫恐按梁陳之閒測因有立測見陳沈洙傳及隋志此
云掠立疑同此
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按路溫舒傳從祖父受律數
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閒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言亦
如此无妄卦運似以易數推災變年世值此卦運耳不如應
顏之解又按劉逵注吳郡賦世濟陽九引易无妄云云豈此
義耶
多于春秋所書八世著紀安溪云言多于春秋及八世所著

紀者

內亂朝暮日戒諸夏似當以日戒爲句言內亂則當日戒于朝暮也可豫定其期外之兵憂則以火角爲期也

雖有文母之德顏以爲太姒仲馮曰文母文王之母所謂繫于子也何與太姒

善閔子騫守禮按後書范升傳奏記王邑亦云以人不閒于其父母爲孝今論語集解陳長文曰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似不如此說爲允

初鄰從張吉學按郊祀志吉父敞好古文字辨美陽鼎所刻款識吉蓋傳其家學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劉原父曰吏當

改史

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按王音爲太僕在河平三年又三年遷据此則小戴乃元成時人治多不法史不明徵其事或小德出入史及之者不過言君公之雅量耳後之議從祀者遂詆聖爲贓吏此無稽之說也

事太守何壽何云廬江之何見于史者自大司農壽始

其兄子爲廬江長史原父曰按百官表邊郡乃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爲重而郡舉之也明此多一長字不然是卒字耳

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貢父曰予謂異姓正謂外戚也周禮時揖異姓

王嘉察廉爲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州何云薄太后陵

範按王厚齋云漢無宣城郡南陵縣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

置

封新甫侯加食邑一千戶貢父曰多一加字按朱博傳云故

事封丞相不滿千戶加字非贅設也

又數改更正事按後書梁統傳建武時言宜重刑罰遵舊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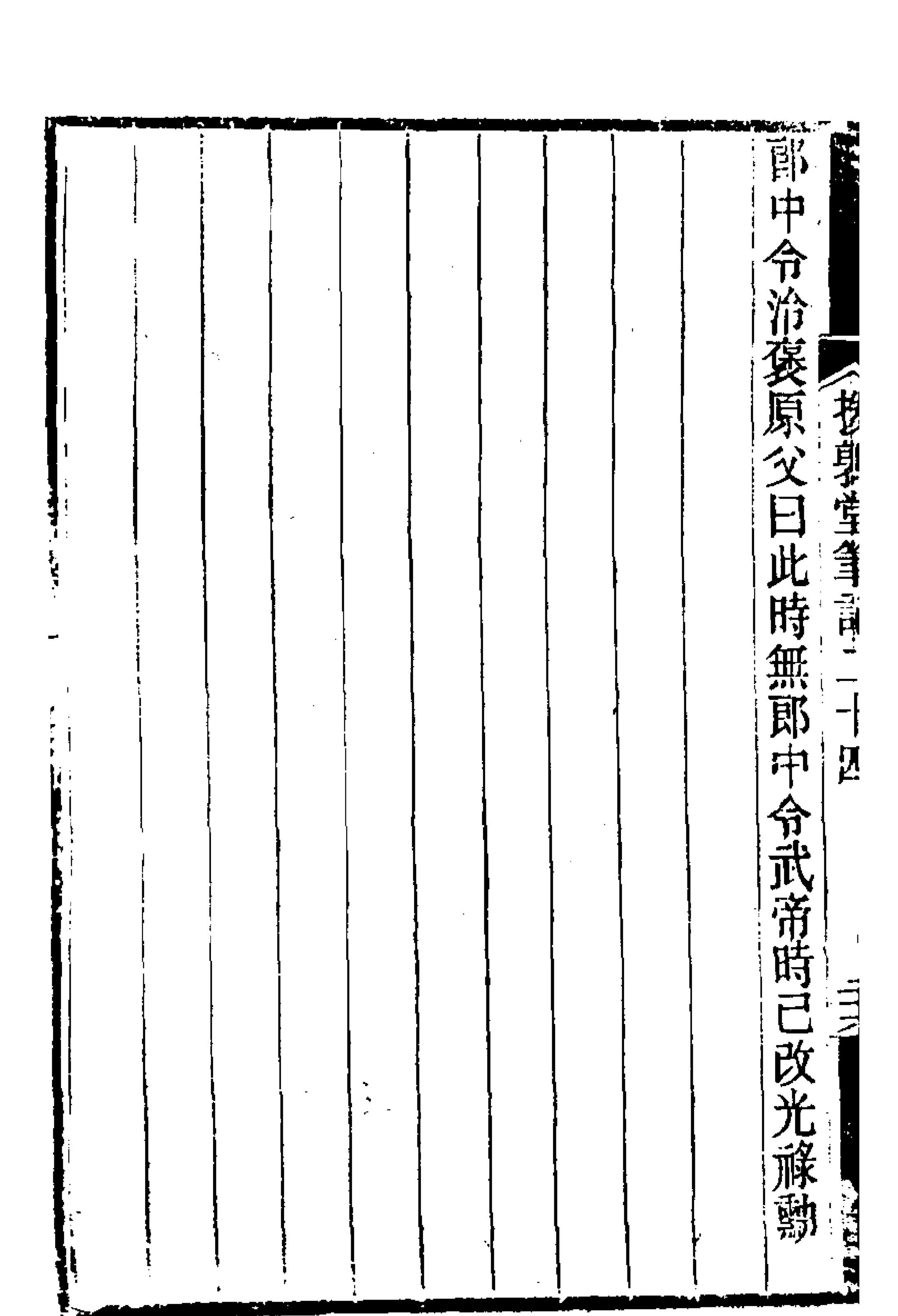
注云哀帝時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顏注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原

父曰予謂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傅太后稱永信宮而丁

姬中安宮故以三宮爲言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何云宋本無此字汪本有



郎中令治褒原父曰此時無郎中令武帝時已改光祿勳